

波罗蜜： 旧时广州树 今日琼州宝

文海南日报记者 邓钰

对于海南人来说，在椰子之外，波罗蜜是最亲切的热带水果。

《海南省志·农业志》中记载，波罗蜜是海南最普遍栽培的热带水果。据正德《琼台志》所记：“波罗蜜树自梁萧时西域司空携二枚栽于南海神庙……他处皆自此分布。”“……波罗蜜始产临高者，今邻邑大丰有之。”可知海南引种波罗蜜历史悠久。

走在海南的乡间郊野，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，几乎都能看到大如冬瓜的波罗蜜挂满枝头。波罗蜜枝繁叶茂，既可美化环境，果实又可鲜食，味甜酸而不浓，树身还是建筑良材，是主要的庭院树和行道树。

硕果累累的波罗蜜，不仅反映着丰收年景，更是生活美满的象征。近年来，随着农民市场意识增强，波罗蜜作为我省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，成为农家的致富树。



意『生养众多』。(资料图)
波罗蜜一果而多苞，寓



南金农场波罗蜜标准化生产基地里硕果累累。

海南日报记者 袁琛 摄

引种： 不知岁月长，世上已千年

盛夏时节，漫步在海南的乡野农家，目光一定会被这样的景象吸引，粗壮的波罗蜜树上，竟然连排结着数个波罗蜜果，每个果子都大若冬瓜，形如牛肚，皮似锯齿，总让人担心树木的枝干会不会因“体力不支”而倒下。

在海南人心里，波罗蜜的地位不亚于椰子，作为水果，粗生、高产的波罗蜜有“多子多福”的吉祥寓意；作为树木，金黄色的波罗蜜木，自古以来便是备受青睐的上等建材。

波罗蜜四处可见，寻常得让人几乎忘了它的“舶来”身份。依学者看来，它是隋唐时从印度传入，梵文名Panasa，初译“频那掌”，后称“波罗蜜”。

根据清代学者屈大均考证，并在《广东新语》中记载：“波罗树，即佛陀所称波罗蜜，亦曰优钵昙。其在南海庙中者，旧有东西二株。萧梁时，西域达奚司空所植，千余年物也，它所有，皆从此分种。”

据此可以推断，波罗蜜树种一千多年前来自印度，由古印度使者西域达奚司空种植，最先落户广东的南海神庙，故南海神庙又称“波罗庙”，此后广布华南的波罗蜜树，都是从南海神庙那两棵树上引种的。

元朝剧作家汤显祖写过一首《达奚司空立南海王庙门外》，把这段故事讲述得更加传奇：“司空，暹罗人，面手黑如漆。华风一来觐，登观稍游逸。戏向扶胥口，树两波罗蜜……至今波罗树，依依两蒙密。波声林影外，檐廊暝萧瑟。”

这首诗的大意是，皮肤漆黑的达奚司空随身携带着波罗蜜种子，漂洋过海来到广州。他下船登岸，观赏风景，特意在登岸的地方掘土刨坑，撒下两颗波罗蜜种子，以为纪念。哪知道突然刮起一阵大风，把他的船刮走了，使他再也没有办法返航回国。他翘首西盼，仰天长叹，很快化成了一尊雕像。而他种下的那两颗种子，后来长成了两棵大树……如今，在坐落于广州市黄埔区庙头村的南海神庙，还能看到这位达奚司空的塑像。

树木不知岁月长，在中国扎根繁衍已千年。然而波罗蜜是由何人，又是在何种情形下被带到海南岛的，至今尚无从考证。

日本僧人元开的《唐大和上东征传》，写到鉴真一行在海南岛见到过波罗蜜。那么，最晚在唐代天宝年间(742—756)，海南岛已经开始种植波罗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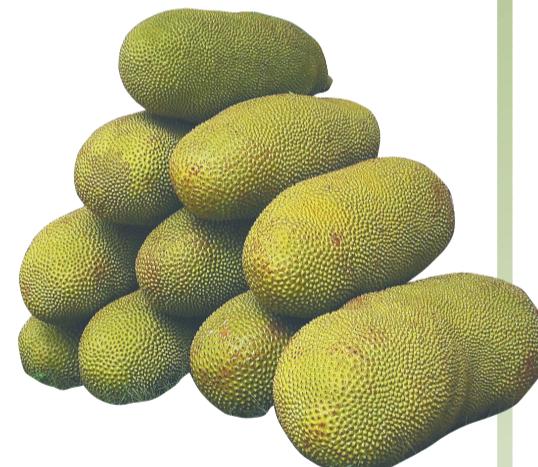
明代临高举人王佐的《琼台外纪》称，波罗蜜传入海南不久，大概在元代中期，明初才在临高

县开始种植，后来附近的县大半都种植了。他还曾作诗《波罗蜜》写道：“硕果何年海外传，香分龙脑落琼筵。中原不识此滋味，空看唐人异木篇。”

若以王佐的说法为准，波罗蜜在海南岛至少也有600多年的历史了。

扎根： 庭前院后生，农家趣味浓

波罗蜜并不娇气，种子扔到哪儿就长在哪儿，不需要像荔枝和莲雾一样悉心看护，是一种



一堆体积硕大的波罗蜜果实。 陈耿 摄

朴实大气的植物。

这样“随和”的个性，让波罗蜜迅速扎根、成长，在全岛各地都可以看到它们茁壮挺拔的身姿。《海南省志·农业志》介绍，解放初期波罗蜜主要分布在琼山、文昌、屯昌、澄迈、定安等红土地区，如今已遍及全岛，从海拔16米到1600多米的地方都有种植。

对很多海南人来说，种在庭前院后的波罗蜜更像是一棵棵“农家宝树”，树上满载童年的纯真快乐和老家的亲切乡愁——小时攀树摘果的兴奋，一家人辛苦剖果，大快朵颐后留下的一手浓香，还有用波罗蜜建成的老宅……

波罗蜜被认为是宝树的原因，离不开本身的“实用”性。

波罗蜜果既作时鲜水果，也常用作烹调材料，果肉香味独特，鲜食或加工罐头、果脯、果汁。种子也能吃，炒食或煮食均称可口。就连树身也是优质的木材，木质坚硬，白蚁不近，是建造上等建筑和制作家具的良材。